

梨园花谱《群芳小集》、《群英续集》作者考略*

——兼谈《谭献集》外佚作补辑

谷曙光

内容摘要:梨园花谱《群芳小集》、《群英续集》的作者向有疑问,有谭献、王诒寿两种说法。本文根据多种文献史料论证了清末文学大家谭献乃二书作者,并披露了《群芳小集》另一更为全备的版本,还介绍了数首《谭献集》之外的佚诗佚词。

关键词:《群芳小集》 《群英续集》 谭献

《群芳小集》(一名《增补菊部群英》)、《群英续集》是清代颇具特色的两种梨园花谱,但是它们的作者却一直存有疑问。按,二书是清代刻本,合而为一,包括《群芳小集》一卷,另附《群英续集》一卷,题“麋月楼主”撰。麋月楼主显然是个别号,其人何许人也,真名实姓,长期无人揭窠。上世纪三十年代,戏曲文献大家张次溪广为搜罗梨园史料、珍本秘籍,编纂成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正续编,其中就有《群芳小集》、《群英续集》。张次溪亦不知“麋月楼主”为谁,于是写信向熟谙文献、闻见广博的周作人、姚华请教。周、姚二人皆有回复,姚更写了一篇长文,作为跋,附于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里《群芳小集》的书后。

周作人指出,为《群芳小集》作序的眉子系王诒寿,而作者麋月楼主是谭献,未详何据。笔者又专门到国家图书馆查阅了周作人苦雨斋藏书《群芳小集》,书前有周氏墨笔题词:“麋月楼主即谭复堂,兰当即陶子缜,眉子王眉叔也。洞仙歌词三首及原序均见《笙月词》卷四。民国二十一年二月从杭州书店得此册,二十四日改订讫,记于北平苦雨斋,作人。”仍未申说理由。姚华的回复,顾左右而言他,未言麋月楼主问题。但姚华在跋文中又说:“东莞张次溪先

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新发现梨园花谱与清中后期戏曲的嬗变研究”(10CZW034)阶段性成果。

生博学好古,最喜搜集菊部史料,先后所得凡三十余种。近又得山阴王眉子《菊部群英》,驰书见示。”^①则姚华认为《群芳小集》的作者乃王眉子,即周作人信中提到的王诒寿。

周作人和姚华的意见不同,但都没有考证。张次溪的处理是,采纳周作人的意见,在整套书前的作者事略中,言麋月楼主是谭献。但是,张次溪的态度又是较为审慎的,他把周作人、姚华的信和跋文,一并收入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,这等于保存了两种说法,有留待后来者解决的意味。

按,《群芳小集》是对清同治年间北京名伶徐小香、朱莲芬、梅巧玲、时小福、余紫云等品评吟咏的梨园花谱。上述诸人,都在“同光十三绝”名单内,是当时最享盛名的伶人。此书传世版本,乃清末刻本,书前依次是王诒寿的叙、题词,河阳生题辞,正文参习《诗品》,将优伶分为上品、逸品、丽品、能品、妙品等,加以品题。另一卷《群英续集》是对前书的续补,依次是沧海遗珠、昆山片玉、群英续选,补录优伶十余人,书后有麋月楼主诗词,及河阳生题词、兰当词人跋文。王诒寿的题词落款“辛未六月”,即公元1871年;而兰当词人跋文是“甲戌夏五兰当词人纂”,乃公元1874年。然则《群芳小集》和《群英续集》属同一性质,只不过写作时间有先后,而刻书时将二者汇集在一起,且书之刻印年份不会早于1874年。

值得注意的是,笔者又发现了另外一种版本的《群芳小集》,是在中国最早的文学期刊《瀛寰琐记》上刊载的(第五卷,1873年3月),题名《燕市群芳小集》,题赠诗词较刻本为多,另有仁和朱虎儿、寄瓢生、长安游侠儿、吴门小史薛宝笙瑶卿等题词。比较两种版本,显然此《燕市群芳小集》早出,而刻本在后,刻本是有目的地删削了部分题赠诗词。

细读《群芳小集》、《群英续集》,虽然不能确知作者姓名,但从文字,尤其是王诒寿叙和兰当词人跋,可大致推知作书之缘由及背景。王诒寿叙云:“则有凤城仙客,燕市寓公,来从西子之湖,解作东风之主……朝呼莺而夕呼燕,卿怜我而我怜爱卿……厥有记事之篇,遂续燕兰之谱……花月平章,亦参狐笔,芳兰声价,倍长龙门者矣。”这应当是一个从南方来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子,在京城呼朋引伴,留恋梨园,品评优伶,两度写下梨园花谱寄寓闲情。然则,同治年间是否在京城居留,是否经常出入梨园私寓,就成为写作此书者的一个必要条件。据《复堂谕子书》,谭献不但到过京城,而且几次留居,时间颇长。1851年,谭献20岁时,其老师即教诲:“如子者,不可不一入京师,多见耆宿,庶几有成。”^②但时多疫病,且谭献新婚,其母未许远游。1856年,谭献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跟长辈进京,且居留甚久。他在京城问业切磋,自言“予之略通古今,有志于

^①转引自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,中国戏剧出版社,1988年,第449页。

^②所引谭献《复堂谕子书》,据《谭献集》,浙江古籍出版社,2012年,第678-685页。下文不再出注。

微言大义,皆此二年师友之所赋也”。可知他在学术、文学上日渐长进,端赖这两年在京师的熏陶、研习。谭献在京城一直待到1858年,“戊午京兆试后,不待榜发,即单车南下”。落榜后,谭氏随即南旋。同治六年(1867),三十六岁的谭献考取举人,次年北上进京会试,再入都门,他感慨“耆旧零落略尽”,后落第而归。同治辛未(1871)、甲戌(1874),谭献两度入都应会试,皆名落孙山,年逾不惑的他,终于“自顾渐老”,彻底放弃科举。

清代梨园花谱,多是科考举子们停居京城、留恋梨园、品评优伶而作,所谓“听雅奏于梨园,寓深情于藻鉴”。士子与优伶,在科举时代,是关系非常密切的。齐如山云:“文人到相公堂子(即私寓)去就等于访友,所以有许多人爱去。尤其到了会试的年头,南方的士子进京的多偏于风流一些的,都要到堂子中走走。”^①有的文士不但以看戏为主要娱乐,而且与优伶交往,进行情感上的交流,演绎一幕幕梨园风月。尤其从外地赴京的举子,动辄在京居留经年半载,客中寂寞,又无消遣,故寄情梨园,乃是常有之事。况且举子们前途莫测,心态微妙复杂,与优伶交往,可藉以抒发“同是天涯沦落人”的落拓情怀。梳理谭献生平,推知他至少四次入都,且居留时间甚久。尤其同治辛未(1871)与甲戌(1874),恰好是《群芳小集》、《群英续集》二书的写作年份,而谭献亦两度居京,故而他完全有写作《群芳小集》的可能。然而,具备写作的条件,并不等于此二书一定就是谭献所写。如果要“板上钉钉”,将署名权归于谭献,必然要有更确凿的文献证据。笔者设想,倘若在谭献的《复堂类稿》中找到有关《群芳小集》的蛛丝马迹,如发现谭献集中用了“麋月楼主”这个别号,则问题迎刃而解。然而,令人失望的是,笔者多次翻阅《复堂类稿》,没有发现文献上的直接证据,只有一些间接的关联、印迹,如《复堂词》中有一首《长亭怨》,副标题是“燕台愁雨和陶子珍”,此陶子珍盖即前文所言为《群英续集》作跋之兰当词人。

然而,笔者在同时代的一部梨园花谱《评花新谱》中,发现了“麋月楼主”的痕迹。《评花新谱》是同治十一年吴兴人艺兰生所作,录京城梨园名伶20位,系以小传,再用“赞”体褒扬。其中春华范芷湘、景和余紫云、佩春乔蕙兰、春馥钱桂蟾、春华顾芷荪、景春陆小芬、春华张芷荃、诒德孔元福八人的“赞”,都是“麋月楼主”所撰,各赋一首七言绝句。这八人,显然是“麋月楼主”在京城梨园私寓里属意倾心的八个歌郎。其中的余紫云后来名气最大,成为一代名旦。然而,仍不能破解“麋月楼主”是谁的疑难。又一发现是,梨园花谱《怀芳记》一书,乃萝庵老人撰,由麋月楼主附注。此书是按人叙事,而麋月楼主的附注是札记形式,有话则长,无话则短,大要不出品花论艺、评判甲乙。从中透露出的信息是,麋月楼主是南人,多次来京应考,且居留北京时间,与谭献在北京的时间,多有重叠。

^①齐如山:《国剧漫谈》,载《齐如山文论》,辽宁教育出版社,2010年,第247页。

虽然找出诸多“麋月楼主”，但却无过硬证据证明其即为谭献，似乎论证就中止于此。然而，论证在爬梳文献的过程中又发生了转机。就在上面提过的中国首份文学杂志《瀛寰琐记》上，笔者又发现了一个诗词小集——《瑶花梦影录》（载第十二卷，1873年10月），里面有笙月词人、麋月楼主、南湖渔隐、河阳生等人的诗词，都是咏赠海上优伶薛瑶卿的。此数人与为《群芳小集》题词者，差不多是原班人马。其中麋月楼主有词三首，兹引如下：

点绛唇（临平道中寄怀瑶卿）

侧帽东风，轻桡剪断朝来雨。去年客路，愁听车铃语。黛色临平，影作眉痕聚。春如许，玉人心绪，恐被眉痕误。

洞仙歌（初秋访瑶卿作）

杨枝弄碧，系天涯心眼。几日凉风便零乱。画桥边，一片流水无声。人独立，暮角将愁吹断。春城烟雨里，如梦帘栊，曾拂檐花笑相见。我已厌闻歌。玉笛苍凉。又吹起，十年清怨。问采采夫蓉隔西洲，却树下门前为谁留恋？

蝶恋花（水香庵饯春同眉子作）

零乱柳枝千万缕，今日浮萍，昨日还飞絮。禅榻鬓丝春又去，东风不伴闲花住。几点绕帘梅子雨，润到屏山，画个江潭树。门外天涯芳草暮，眉颦深浅无言语。

能否在谭献集中找到这几首词？笔者带着试试看的心理，又去翻阅谭献集，这次终于在《复堂词》里找到了上述三首词。换句话说，这是铁证，麋月楼主即谭献，两个名字可以划等号了。《复堂词》里小异的是，词题都有删节，如“临平道中寄怀瑶卿”删为“临平道中”，“初秋访瑶卿”径作“初秋”，“水香庵饯春同眉子作”省为“水香庵饯春”。这显然是有意的删改，让人雾里看花，看不出词为何人而作了。

王诒寿虽然不是《群芳小集》的作者，但却是谭献的好友，他们之间的诗酒唱和甚多，谭献还给王的《笙月词》写序。可以想像，在京城参加会试的那段日子里，两人结伴浪迹梨园，流连醉心于优伶之色艺，故而在不少文献中，“眉子”和“麋月楼主”多次同时出现，如影随形。姚华可能仅看到王的叙和题词，就误认为书是王诒寿所作。王诒寿先谭献而亡，故而谭献的《亡友传》里，王诒寿是一个。兹录出，以供参考：“王诒寿，字眉子，山阴贡生，候选训导。少习法家言，游皖南三年，兵起归里门。性淡逸好古学，思心湛湛，诗篇雅令。间为南宋人小词，辄工，有《笙月词》二卷。尤精骈俪文字，芳润缜密，如梁、陈人。一署武康学官，杭州奏开书局，访延学人校理。逾一二季，眉子至，诸人服其安雅，名大起，王麟书、谭献、陈豪，尤交契也。已而诸人皆宦游，君憔悴且善病。”^①以王氏的经历文采而言，也是极有可能作有梨园花谱的，但恐未必能保留并刻印出

^①谭献《复堂文续》卷四，《谭献集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253页。

来。

再有一个问题,《群芳小集》、《群英续集》由谁出资刻印?答曰:仍是谭献。此类书,销路有限,除了自己出资刻印,一般不会有好心人“资助”印书。纵然刻印,往往也是单独印,因为“不便”收录到自己的文集中。值得注意的是,上文所引谭献《亡友传》,言王诒寿曾在杭州奏开书局,又与谭系至交,故笔者怀疑,《群芳小集》、《群英续集》是否即由王本人经手刻印?当然,这仅是一种猜测。不妨以一种了解的同情,简要分析谭献出资刻花谱却又不收入文集的心态。谭献的《复堂类集》是他生前自己刻印的,其中就有意不收此类梨园风月文字。即便收录,也要加以删削,足见爱惜羽毛。大约谭献又觉得当年的菊部品题是一种特别的回忆,一段难以忘怀的风雅韵事,于是化名麋月楼主,将梨园风月刻印出来,作为当年优游梨园,征歌京华,风雅自属的一个记忆。刻印梨园花谱,但又不愿留真名,不愿放到文集中,这反映了谭献的矛盾心理,也是此类花谱作者的普遍心态。

二

2012年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了新整理点校的《谭献集》(罗仲鼎等点校),收录谭献的诗、文、词,书之前言云:“就目前所能见到的资料而言,我们的搜求已经尽其所能”。然而,遗珠之憾还是难免。在考证《群芳小集》作者的过程中,恰好发现了一些谭献集外的诗、词、文,可以对《谭献集》作一补充。

首先,《谭献集》的“遗补”部分,收录了《群芳小集》,但却没有收录《群英续集》。显然,整理者没有看到二书合为一集的清末刻本。前言《怀芳记》一书,虽不是谭献所作,但其中数十条附注,却出自谭献之手,亦值得关注。其次,诗词部分,缺失可补的尚有。如前文提到《评花新谱》里八首绝句中的两首,就是集外佚诗,兹据清光绪《申报馆丛书》本录出:“佩春乔蕙兰。争许情移海上琴,又从弦外得余音。花潭千尺盈盈水,共此青莲一片心。春馥钱桂蟾。江左风流不易逢,神清卫玠最雍容。人间乍听湘灵瑟,数遍青青江上峰。”分别题咏同光年间乔蕙兰、钱桂蟾两位歌郎。

此外,《群英续集》卷末有麋月楼主《都门春感为周郎赋》,即四首《金缕曲》,是集外佚词,兹录出:

如梦春云晓。遍天涯、东风院宇,燕莺啼觉。草长红心江南路,留得王孙未老。正绿鬓、杨枝俱袅。忽堕明珠金尊侧,有车轮、乍向肠中绕。休浪说,被花恼。青袍踏遍长安道。最难忘、分花拂柳,乌衣年少。细雨残红飞难定,只有闲愁待扫。浑不似、当年怀抱。鸚鵡前头三生活,便相逢不分今生早。无一语,玉山倒。(调寄《金缕曲》)

落絮翩翩影。任天风、参差吹断,都无凭准。翠翦铢衣神仙侣,玉袖徘徊自整。便珍重、千言难尽。愿得化为尘与土,且因风、吹上卿斜领。劳拂拭,一临镜。笙歌草草人初定。剩无多、银屏画烛,泪花红凝。题遍人

间芳华怨，弹到瑶琴弦冷。算宛转、留渠应肯。门外香车须早去，怕夜深风露还凄紧。嘶骑远，酒才醒。（前调）

芳草知时节。忒匆匆、流莺啼后，珍丛消歇。多少花前惊心事，曾与断红细说。已廿载，伤春伤别。碧海青天迢递梦，照楼台、无恙今宵月。斜汉畔，几圆缺？人间宝镜红绵拂。尽留渠、团栾样子，影儿难觅。红豆江乡相思种，无处寻消问息。又付与、柔肠千结。帘外轻红阶下雨，早花花叶叶无颜色。春正好，未须折。（前调）

没个消魂处。最迷离、空庭晚照，无人来去。昨日棠梨今日柳，留得春痕几许。恁客子、光阴非故。沉水香残还对镜，问菱花、可解闲言语？双鬓乱，甚心绪。芳尘婉变雕鞍路。不分明、脂憔粉悴，凤城烟雨。十二阑干添几曲？试把回肠细数。者一片、新愁谁诉？萍絮因缘还自笑，我知君不问君知否。聊摩笛，唱金缕。（前调）

据蜀西樵也《燕台花事录》卷中，这四首词是题写在优伶私寓“馥森东壁”的，故乃“题壁词”，“为素芳周郎作。郎即甲戌花榜第一人，见为馥云主人者也”^①。有趣的是，当时伴随着科举考试的“龙虎榜”，科考举子们会对梨园歌郎也来一个排行榜，名曰“梨园花榜”，所谓“菊榜随同蕊榜开”（伦明诗句），可谓风雅之事。上述几首词专为《群英续集》里被推为“昆山片玉”的周素芳而作，书中还有一首七绝：“如梦莺华似六朝，春流和月影迢迢。江山文藻今无主，独采崇兰楚楚骚。”谭献对其人推崇之高和爱惜之深，可见一斑。可惜此周姓优伶，似后来未享大名。

上述集外诗词，虽为优伶而作，是士大夫不屑为、不便言的“小道”，但是运用寄托比兴的抒情方式，表达一种幽约深微的难言情愫，低回要眇，艺术感染力颇强。为优伶吟咏，风雅缠绵，黯然销魂，未尝不是科场蹭蹬失意的士子们，借品题优伶，寓美人芳草之隐喻。盖优伶薄命，困于歌台风尘；而士子亦才高命蹇，仕途失意。细细品味，诗词中的隐喻和象征意味，不难理解。其实，《谭献集》中还有此类诗词的蛛丝马迹，并未删削干净，如《金缕曲》（题鬘鬘轩主《瑶台小咏》），是专为晚清名士王韬梨园花谱《瑶台小咏》所填之词。《王郎行》、《顾郎歌出塞之曲》亦是为梨园歌郎所作。考《群芳小集》中，有王姓、顾姓优伶，此二诗，是否即为其所赋？此外，在谭献词中，应当还有此类作品，但因复堂词寄兴深微，暧昧空灵，反倒令人扑朔迷离，云山雾罩。总之，这种特殊题材的诗词，不同于一般的男女情愫，向为研究者忽视，而谭献写来又极深婉隐秀，颇具特色，是此类诗词中成就较高者，故而值得引起特别关注。

【作者简介】谷曙光，男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：唐宋文学、文体学、古典戏曲。

^①蜀西樵也：《燕台花事录》，载《清代燕都梨园史料》，中国戏剧出版社，1988年，第555页。